

CHAPTER ① 半夜12点的敲门声

一天的喧嚣过后，森林市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夜晚。

时钟上的指针慢慢逼近午夜12点，整座城市就如同平静的水面一样，只有柔和的月光轻轻地洒在每座房子上，显得格外安宁和寂静。





在城南的一间小木屋里，水獭弟弟睡得正香。突然，门外传来急促的“咚，咚咚……咚咚咚”的声音。

虽然声音不大，但在这寂静的夜晚，显得十分突兀和诡异。水獭弟弟被惊醒了，他感觉自己心跳得飞快，以为还在梦中。

“咚，咚咚……”敲门声再次响起，没有规律，断断续续。

“没错，确实是敲门声。”水獭弟弟猛地坐了起来，“可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呢？”他心里想着，轻声问了一句，“谁啊？”

门外的来客丝毫没有回答他的意思，只有“咚咚咚咚……”的敲击声。来人好像很急促，迫不及待地敲着门！

敲门声似乎击打在水獭弟弟的心脏上，恐惧顿时席卷而来，就好像暴雨前乌云笼罩一样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
水獭弟弟下意识地推了推身旁还在熟睡的哥哥。

“干吗呀，大半夜的还不睡？”水獭哥哥翻了个身，眼睛没睁开，迷迷糊糊地问道。

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好像门外的“午夜来客”马上就要破门而入似的。

水獭弟弟的汗水不知不觉湿透了全身，他擦了擦额角的汗，恐惧让他的声音变得像被卡住了脖子一样。

“哥哥，快醒醒！你听，有敲门的声音！”

水獭哥哥翻了个身：“睡觉吧，都几点了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”





说来也巧，水獭哥哥的话音刚落，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突然中断了！

“可是刚才……”水獭弟弟想要再多说些什么，听到身边传来了哥哥均匀的呼吸声，也就没再说话。

“哥哥白天工作累坏了，我真不应该打扰他。”水獭弟弟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想着，“也许是我睡迷糊了吧。”

他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听，确认没有敲门声了，这才缓缓地躺了下来。

水獭弟弟的头刚挨到枕头，“咚咚咚……咚咚咚”，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！

“哥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”水獭弟弟像触了电一样，坐起身哆嗦起来。

他知道，这次绝对不是自己听错了，门外确实有人在敲门。水獭哥哥也被吓得一骨碌爬起来。

“听！哥，你快听！”

他看到身边的弟弟身子不停地在颤抖。

水獭哥哥一下子清醒了，他竖起耳朵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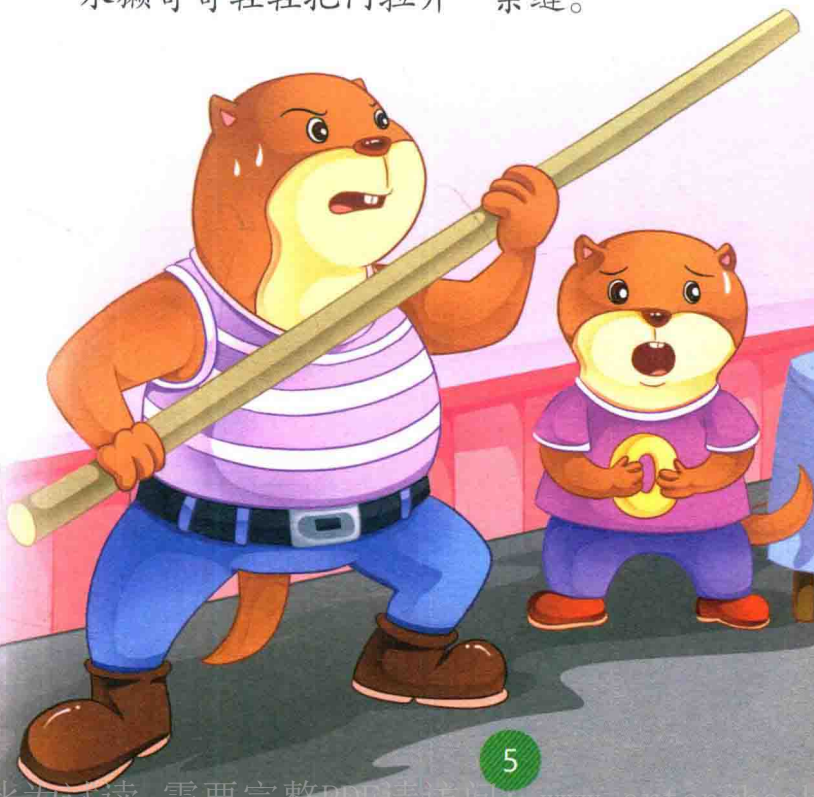
“咚，咚，咚，咚，咚咚……”

这三更半夜的，会是什么人呢？

水獭哥哥赶紧披起衣服，跳下床，停了停，又从床底摸出根棍子，这才慢慢往门口走去。

“谁？”他走到门口，大着嗓门问了一声……几秒钟过去了，没有人回答。

水獭哥哥轻轻把门拉开一条缝。





没有人啊。只有门前那座小山，在惨白的月光下映出黑色的影子。

“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和弟弟一同出现了幻听？”水獭哥哥皱起眉头，关上了门。门关上的一瞬间，敲门声又响了起来。

这次，水獭哥哥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猛地拉开了门！

“呼！”深夜的寒风从敞开的大门灌了进来，水獭哥哥一个激灵。他把手里的棒子抓得更紧了，环顾四周，黑乎乎的一片，别说人了，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。



外面的丛林，远处邻居家的房屋，这时都只是一团黑乎乎的影子。

地面上的草左右摇晃着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，显得格外冷清。

“什么都没有啊！”水獭哥哥奇怪地嘀咕着。

他的双腿抖动起来，突然猛地一转头，赶紧跑回了屋里！

“啪”地关上门，背靠在门上剧烈地喘息起来。

难道是鬼？是幽灵？是只在午夜出没的、夺人魂魄的吸血僵尸？

水獭哥哥脑子里乱极了，连弟弟问他是谁在敲门，他都顾不上回答。

“咚，咚咚，咚，咚，咚……”

水獭哥哥的喘息还没停下来，敲门声又响起来了。水獭哥哥如同弹簧一样从门背后蹦到了床上，一把抱住了弟弟。

水獭弟弟吓得快要哭出来了：“哥哥，是什么呀？我，我怕……”

两只水獭一起颤抖起来，恐怖诡异的情景一股脑地涌现在他们的脑海中。

“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有哥哥在……”水獭哥哥努力安慰着弟弟，此时此刻，他们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……

CHAPTER 2 勇敢的白亮班长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水獭哥哥就睁着布满血丝的双眼准备出门了。

昨夜被吵醒后，他就一丝睡意也没有了，一直眼睁睁地等到天亮。

“弟弟，你安心在家，白天不会有坏人来敲门的！”水獭哥哥小心地安顿好弟弟，自己便匆匆忙忙地往森林市警察局赶去。

“一定要去报案！”水獭哥哥的心中不断地翻腾着昨夜恐怖的敲门声，那断断续续的声音，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！

清晨的空气中，有一些雾气飘浮着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显得朦朦胧胧。草地上沾着晶莹剔透的水珠，树上不时传来鸟叫。

早晨的森林市非常美丽，可水獭哥哥根本没心思四下里张望。他埋头疾走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到警察局。

森林警察局坐落在森林市的中央，金黄色的大门，庄严肃穆。水獭哥哥走到门口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迈步走了进去。



“警官，我来报案！”

一大早，警察局还没什么人，刚值完夜班的白鸽侦探接待了水獭哥哥，把他安顿在一把靠背椅上，正准备做记录。水獭哥哥声音颤抖着说：“警官，我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！”

“先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在我们这里，你是安全的。”白鸽侦探端详着水獭的样子，意识到此事一定不简单。她帮水獭倒了一杯茶水，自己来到了警长室。

“警长，有人报案，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”白鸽侦探来到警长办公室，郑重地对警长说。

“严重的伤害？不会是被殴打了吧？”最近“一只耳”又纠结着自己的一帮兄弟在森林市里聚众闹事，打架的事件特别多，已经引起了森林市政府的高度重视。

黑猫警长眉头一皱，连忙带着白亮班长一起来到接待室。

一进接待室，黑猫警长就看到浑身哆嗦的水獭哥哥，看样子他是被什么事情吓坏了。

黑猫警长上前一步，坐到他对面，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下水獭哥哥，见他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

“请谈谈详细情况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警长，是这样的。”水獭哥哥揉了揉昏沉沉的头，开口说出事情的缘由。



原来水獭兄弟俩是半个月前搬到森林市的，他们选地、盖房、装修，折腾了半个月，终于住进了新房。

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，谁也没想到，刚住了几天，就发生了昨天半夜“鬼”敲门的事情！

“我那时睡得正香，我弟弟突然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。要知道，我弟弟的耳朵是特别灵敏的，只要我家门前有人经过，他从脚步声中都能听出是谁。”水獭哥哥说起这话来，表现出了一丝自豪，“所以，他一定不会听错。”

“那你没有开门看看是谁吗？”白亮班长听得直着急，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看了，什么人都没有，门外黑乎乎的一片。”水獭哥哥说这话的时候，还能感觉到后背的汗毛一根根地立了起来。

“那你到底受到了什么伤害啊？”白亮班长追问道。

“我们害怕极了，一晚上都没敢睡。”水獭哥哥的声音里充满了委屈，“被吓成这个样子，还不算受伤害啊？”

“别激动。”黑猫警长一脸严肃地说，“你的情况属于无故





被骚扰，我会尽快派人去你那里蹲守，请你放心。”

黑猫警长的话刚说完，白亮班长就猛地站了起来：“警长，我去吧！”

主动请命的白亮班长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一样，每次遇到案情，他都急于赶到第一线，有一种想要立刻将凶手绳之以法的冲动。

“我胆子大，夜晚的视力更好，无论什么人，都不可能轻易逃出我的手心。我一定会把这个扰乱社会治安的家伙捉拿归案！”白亮班长像发连珠炮一样地说着，“警长，这件事就放心地交给我吧！”

黑猫警长看了看身后的白鸽侦探，要说侦破案情，白亮班长没有白鸽侦探细心，但是夜晚蹲守，白亮班长的视力几乎不受黑夜的影响，确实很占优势。

黑猫警长心里暗暗琢磨着，最后决定，让白亮班长跟随水獭哥哥回家，今晚去蹲守一夜，随时观察情况。

“去我家啊？”听到黑猫警长的安排，水獭哥哥似乎有些为难，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。因为他知道，只有配合警察，才能尽快弄清楚是谁在半夜敲自己家的门。

水獭哥哥带着白亮班长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白亮班长放眼四周，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再看看他们的房子，不是

很大，但是崭新，看来水獭哥哥没有说谎，他们果然是新搬来的。

“走，进去看看。”白亮班长边走边说。

刚一进屋，白亮班长就皱起了眉头，一股刺鼻的“怪”味道迎面扑来。

水獭兄弟的家真是又脏又乱，各种半旧的家具毫无规则地摆放在肮脏的水泥地面上，一台只有巴掌大的黑白电视放在一个纸箱子上。两把破旧的木头椅子，一张没有海绵的木板床，整间屋子里就这么点家当。





再看屋子的地面上，到处都有垃圾，东一块西一块的。

灰尘像一张地毯一样铺在地上，用力跺脚的话，整个屋子都会被烟尘笼罩。

更要命的是，屋子里充斥着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像是一些肉类腐烂的味道。

“水獭，你的房子应该勤打扫，多通风才对。”白亮班长捏住鼻子，虽然很是不满，但还是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着，“你看，屋子都乱成什么样子了。”

“哎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”水獭哥哥叹了口气，脸上写满了委屈。

“我每天一个人要工作一整天，晚上回来时已经精疲力竭了，哪还有精力去收拾屋子啊？”

这一席话让白亮班长感到不解：“你一个人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弟弟吗？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忽然听到屋子的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哥哥，是谁来了？”

“哦，是警察局的警官。”水獭哥哥说着，连忙搬来一把凳子请白亮班长坐，自己则走到屋子的角落，扶出一个弱小的身影。

“我弟弟的眼睛几乎失明了，所以我拼命干活，就是为了给他治眼睛。”水獭哥哥说着，声音几乎哽咽了。

走到屋子中间的水獭弟弟面色惨白，脸上的表情像僵硬的石头一样，嘴唇还哆嗦个不停。从他刚才发出的声音判断，他一定是被昨晚的敲门声吓坏了。

白亮班长想起水獭哥哥报案时说的话，现在才明白过来。

眼睛看不到的人，往往耳朵会比正常人更加灵敏。难怪水獭哥哥确信，弟弟听到的敲门声绝对是真实的呢！他也明白为什么水獭家这么乱了，原来哥哥忙着赚钱给弟弟治病，而失明的弟弟也根本没有办法帮助哥哥收拾屋子。

看到眼前的情景，白亮班长一下子开始同情他们了。

“真是难为你这个做哥哥的了！”白亮班长拍了拍水獭哥哥的肩膀，叹了口气，从门口找出了扫把、簸箕，弯下腰，帮水獭兄弟打扫起了卫生。

忙活了好一会儿，屋子里才总算干净了些。可那股腐臭的腥味还是很浓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坏掉了。

为了不让水獭兄弟难堪，白亮班长也只能忍着没问，他怕不小心又让兄弟俩伤心了。

夜晚很快就降临了，眼看就到了 11 点。

白亮班长在水獭家周围巡逻了几圈后，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，就关好门，安慰水獭兄弟说：“你跟你弟弟去睡吧，放心，这里的一切都交给我了。”



“警官，那实在是辛苦你了！”看到白亮班长信心满怀的样子，水獭哥哥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领着弟弟先去休息了。

白亮班长搬了张凳子，坐在了离大门不远的地方。他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手腕上的手表。表针滴答滴答地跳动着，只有机械是不会疲倦的。

“咚咚咚，咚咚……”敲门声真的来了！

白亮班长“唰”地站了起来！手腕上的时针正好指向12点！

“咚，咚咚，咚咚，咚……”这小小的敲门声在白亮班长耳朵里仿佛是一道指令。他的胸间瞬间就充满了正义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了！

只见白亮班长悄悄地向门边靠去，脚步就像飘落的羽毛一样，一点儿声响都没发出来……走到门口后，白亮班长猛地拉开了门……

“呼啦”一声，夜晚的冷风狠狠地灌了进来，白亮班长的衣服一下子贴到了身上。

顶着寒风，白亮班长努力睁大双眼向四周望去。可是，门外还是空无一人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！

白亮班长绕着房子转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人。

真是怪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白亮班长一边思索，一边回到屋子里重新关上了门。